

真欲仁夜中（发郊）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9360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93601>.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Additional Tags:	Hurt/Comfort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9 Completed: 2023-10-04 Words: 4,179 Chapters: 2/2

真欲仁夜中（发郊）

by [DarkgunandFamilystone](#)

Summary

姬发穿越到了bdsm逻辑的世界，Sub殷郊渴望得到他赋予的疼痛。而另一边的殷郊，面对Dom姬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信与恐惧。

Notes

- 1、姬发穿到bdsm逻辑的发郊世界了。
- 2、不会写古代人所以是现代但是需要打怪的异世界参考。

Chapter 1

殷郊几乎是向他扑过来的。

三秒之前他随着巨兽的摆尾被卷入水中，坠落的那刻殷郊的眼睛也像这样看他，所有呼之欲出的凝滞成一种空寂，接着无限膨胀。而殷郊显然还没有学会面对失去。冰冷的浪像刀戟透过作战服砸向他的背脊，世界的声音才席卷穿越他的耳膜，在所有湍急拍打覆盖的音噪里，姬发想，殷郊会伤心。

没事，我醒了，殷郊，我当然会活着。他记得最后的几秒里殷郊眼神中那种纯洁的慌张与猝不及防的震惊，因此当世界的光亮重新迷蒙到聚焦，在他眼皮周围摇晃着发出强烈的刺激时，姬发本能地第一时间想去找那眼神的主人好叫他安心。所幸对方就在他病床不远处，未等姬发彻底清明地出声，就已经主动跳到了床旁，半个身子靠在姬发枕边，卷发急躁而柔软地蹭过姬发颈间，最后紧紧贴在他的胸膛。

姬发顾不得身上疼痛的感知，费力微微抬了下巴将殷郊纳入自己整个怀里。殷郊抖了一抖，而后小心而坚定地像要把自己沉入姬发身体，他的眼睛还是红红的。

实际殷郊是有些怪异的，姬发自然感觉到了。虽说他与殷郊早已互通心意，牵手相拥唇齿缠绵的事私下偷偷做了不知多少回，殷郊大胆娇纵，只在刚开窍时会有些害羞，以后的日子倒随心所欲地叫人头疼，他会自然地牵手，热情地拥抱，主动地亲吻，不舍得分开就粘着姬发哼哼地叫，亲密可爱又甜蜜得向姬发昭示出一种危险。但哪怕在习惯了的亲密里，最近的殷郊还是对他贴近地有些过分了，不仅仅是肉体上饥渴般相触的问题，姬发再次注意到殷郊最近常常流露的那种湿漉漉的、可怜兮兮的目光，他本意传达安慰地微笑，却引得殷郊不解与慌张，站在原地无法自处地紧绷，敏锐却充满依赖。姬发叹了口气，微微伸手只是想触碰，殷郊已经将整个面颊埋入他的掌心，微微跪立床边，这种跪立的姿势他在这些天重复了许多次，并在每次姬发想要他坐得更舒适一些时表露出莫名的受伤，因此姬发只能作罢。而此时此刻，殷郊高大的身体前倾蜷起，看起来就是乖顺地被姬发托在了手里。这简直过分地顺从与示弱了。姬发将这一切归结于殷郊受了刺激，从失去他的感受中刚刚抽离，肯定也在他还昏迷的日子里备受折磨，因此脆弱焦虑了一些，需要安慰而已。但殷郊的怪异的地方远不止于此，昏迷太久而干涩的嗓子让他说不了太多话，殷郊竟也安静，完整的表达这几天下来几乎寥寥，在大部分简单的对话里，殷郊只有过分短暂的词汇和应声。两个人独处时都还好，有外人在同个空间时殷郊几乎高度警惕，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以身体姿势严肃地将他和姬发二人的空间牢牢区隔开来。那些医生与队伍里的尉官和士兵只不过是履行职责地偶尔进出而已。

当然他们也很怪异，他信任的尉官一如既往地沉默与可靠，保持着上下官阶的尊敬却比过去都过分尊敬了，说到底他们出生入死，一起长大，一场意外醒来怎得情谊都被抹去一般只剩冰冷军衔下的规矩。姬发开口想要恢复过往的热络，吕公望却以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他。约莫躺了三天，当他终于恢复了七八，可以自主站立行动时，同期几位年轻校官来过一回。姬发心中疑惑的种子随之更大——姜文焕平日为人颇有距离感但正直，现下则表现地越过了冷静显现出压制性的冷漠，鄂顺人如其名地胆小温顺，过去就爱在姜文焕的身后，倒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如此紧贴，被姜文焕随意地把捏后颈，腿一软就靠在了对方脚边。姬发有口难开，被眼前画面惊讶，问了又太尴尬，怎么他躺了几天，他们开始玩这种play？而崇应彪，向来狂妄不怀好意的崇应彪，脱掉了那身制服，一身黑色长袖长裤似乎意图遮挡什么，姬发还以为他会居高临下地挖苦讽刺几句，崇应彪却只是站在那里，没有坐下，眼神平淡快速地掠过他。在所有不对劲的眩晕里，殷郊温热的身体和关切的目光给他安慰，尽管殷郊当然也不大正常，他又开始，看不见姜鄂崇几人一般，眼神里充满与姬发相贴的渴望。姬发阻止他的行动，他像做错事，焦躁而紧张被姬发按在床边的椅子上，一刻也无法缓解。他们要离开时，崇应彪扭头露出一截脖子，红红的错乱的痕迹，一路往下延申。姬发已受够这几天的诡异氛围，便拿崇应彪开玩笑排解难受：怎么，总算有人替天行道，你被抽了？姬发歪头，点了点脖子。

他想到会激怒崇应彪，想到崇应彪要回嘴几句，没想到他攥紧拳头，一脸怒气，脖子到

脸都烧红；鄂顺惊讶得毫不掩饰不敢抬头看任何人；姜文焕不动声色地看向了殷郊。

姬发没从坏水中得到任何好处，所有人退出，只剩他和殷郊二人。殷郊微蜷在他强要对方坐下的位置里，从姬发对崇说完那句话开始，就僵硬得不成样子，几乎失魂落魄。姬发自然惶惑失措，手掌一贴近殷郊的脸，对方就眨着早就蓄了泪水的眼睛默默地哭了。姬发用拇指揩去那些滚烫酸涩的眼泪，小声地安慰：殷郊，殷郊？

他站起身想要拥抱对方，却见殷郊在他面前跪下，拉开外套和下裤的拉链，一件、一件地脱去身上的衣物——这些天，殷郊也裹得自己严严实实的，第一天甚至还穿着厚厚的作战服——接着在姬发难以置信的目光里，那些身体上的痕迹诚实地暴露，在殷郊完好服帖的衣物下，在殷郊健康矫美的身体肌理上，遍布了如此众多可怖交错的伤痕，绝非仅是作战或训练留下的痕迹。甚至还有更新鲜的红肿，没有彻底消去，那一定是非常凶狠的外力所致，而随着殷郊抬起臀部和膝盖褪去最后的遮蔽，这些，终于全部一览无余了。

姬发感到难以呼吸，同时无法动作，也无法面对，他与殷郊朝夕共处，这些又是哪里来的？他想要扶住殷郊的臂膀站起来，抱紧他，却被殷郊满脸的泪水先淋湿了裤腿和手掌，殷郊眷恋地，眷恋而委屈地，蹭着姬发，伏低吻着姬发的小腿和指尖，流着眼泪含住姬发想要抬起的手掌的拇指，吮吸和轻咬，可怜地叫道：主人。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做了，没完全做，武王哥心理建设10%加载中。

（本来犹豫了下要不要写双性，后来觉得有逼更方便就写双性了，当成非双性看也没问题，我只是图方便.....）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02

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郁郁而危险地悬浮在姬发心里。

姬发环顾四周，殷郊神色如常地走在他身边，身后的士兵们排成两排，保持距离而有序地跟随。

每个人都表现得再正常不过，他们很快坐上回营的汽车，空间宽敞，熟悉的环境在车窗外飞速倒退，树影朦胧闪烁，与久未放晴的天色一起拉长成跳跃却无止境的灰，可是在姬发的记忆里，哪怕朝歌近年越发冷气森森，也不曾是现在这般迫近的沉默与压抑。

殷郊一言不发，碎散的发丝从耳边落下，在车行的摇晃中细微地摆动，划出安静的、毫无攻击性的弧度。那双眼睛望向窗外与人群时毫无感情，机械而冷漠，却又在望向姬发时盛满了过分的柔软，还夹杂着丝丝缕缕、似有若无的不满与委屈，渴求在瞳仁之后沸腾，好像下一秒就要扑进姬发怀里，只是不再敢妄动，而要听到一句肯定的指令似的。

那日殷郊已前所未有地示弱，赤身裸体地交代姬发面前，说出的话语又是如此清晰，姬发被主人二字惊得发愣，下意识扶正殷郊肩膀，看着殷郊。对方眼里却溢出被拒绝的惶恐，肩膀轻微战栗，艰难而紧绷地维持着跪坐的姿势，更在姬发说出“殷郊，你怎么了，这些是哪来的伤？”后，所有惶恐都转变成浓烈的伤心与畏缩，饶是姬发再觉得怪异，不忍的心情还是占了上风。殷郊放开攀着他双腿的手掌，向后撑在地上，胸口、肩胛、胯骨的伤痕都随之张扬开来，大大小小地布在那些精壮健康的肌理，甚至一路蔓延到自己微张的双腿之间。姬发调整了呼吸，偏头没有看向那里。殷郊眼泪已经流过一串，剩下全部忍在眼眶里，眼角迅速蔓延了一片绯红。姬发只好单膝跪下与他对视，一切发生得冲击而莫名其妙，连安慰、追问都无从开口，反而隐隐惹起些怒气，最后犹豫几分，姬发的手掌还是贴近了殷郊面颊，对方自然地靠进他的掌心，偏头用额角去蹭。姬发问：“殷郊，究竟怎么了？”

“告诉我，哪里来的伤，你在说什么主人？”而殷郊全然安心地倚赖他的掌心中，听完他的发问，一下抬起头，重新流露出复杂的神色，这次更加小心翼翼，似乎在确认姬发此番问话的真正含义，他思考了一番，犹豫着答道：“一些是上次在悬崖留下的，别的地方，这里，这里”殷郊握住姬发，牵引着那双温热并赋予他安全与疼痛的手掠过自己身体的痕迹，从肩胛到锁骨，接着从挺立的乳头滑向紧实的腹肌、胯骨，“这里”，最后张开双腿，双手握住对方的，抬跨让姬发按住他的穴口了：“还有这里。”

姬发早就习惯殷郊在情事上的大胆天真，热情而亲昵地骑跨在他的腹上、腿上磨蹭调笑是

常有的事，却从来不是今天这样顺从而出格的样子。他无法忽略手背上传来的粘腻湿意，更无法忽略的，是隐藏在阴蒂肉间的一枚小小圆环，此时正一次次在他心中留下无声的划痕，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而殷郊动情委屈地看他，挺跨就在他掌心轻轻蹭了起来，边蹭边继续回答：“这些都是你留下来的”

“姬发，你生我的气了吗？”殷郊下身已经湿透，淅淅沥沥的体液聚集在医院光洁冰冷地面，黏糊糊的又沾湿了姬发脚背，他的手掌还埋在殷郊双腿之间，主动的穴口翕张之间已经吃下他的第一根指节，红肿在外的阴蒂也撞击着他的虎口。殷郊已经彻底情动，或许一开始他就湿了。姬发头脑发胀，一片空白，亦无法在这种场面下抽回自己的手，只能任对方小范围地晃起了腰，胸乳也一次次蹭过他的小腿。在殷郊绞紧穴口完成第一次潮喷时，姬发也已经无法拒绝自己下身的硬挺，几秒钟后那些喷出的体液飞溅到他的下摆，洇进他的裤间，随之纠缠蔓延开一片火热。殷郊的穴肉还乖顺地吞吃着姬发的手指，实际他渴望姬发能够像过去一样拉住阴蒂上的小环牵扯把玩，但是姬发没有那么做，他只能自行地上身俯下，试图埋进姬发胯间。

这一次姬发阻止了他。

“我没有生你的气”姬发露出为难犹豫的神色：“但这一切很奇怪，我们先停下。”

于是被搅乱了头脑的不再是姬发一个人。殷郊无法忍耐自己受伤的神色，姬发似乎有意想揽住他，几番犹豫还是没有那样做，殷郊穿好了衣服，重新盖去身上所有痕迹，坐在姬发身边，似乎渴望他的拥抱。姬发没有这样做，殷郊很快红了眼眶。

“对不起”反而是殷郊首先说道。其实这一次，殷郊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许是他不该在作战中受伤，dom不喜欢自己的所有物因为其他任何原因在身体留下痕迹；或许是他不该吃醋，姬发宠爱他太多，放任了一些小性子，如今则要得到教训了。他觉得姬发有些奇怪，可是这些天，姬发躺在这里，那些精密仪器滴滴答答惹他心烦，而悬崖前的最后一眼，更在他心头烫下有关生死的烙印，他以为姬发会离开自己，如今姬发回来了，在这里，睁开眼，殷郊就只想拥抱他，被他掐住脖子咬着舌头亲吻，感觉到生命昂扬的窒息了。所有不安的、诡异的因子被抛掷脑后，只等待着带了姬发标记的疼痛的施与，重新降临他的身体上。可是姬发拒绝他，这些天里已经许多次，在他骑着对方的手掌淫荡地高潮后，姬发甚至不再拥抱他。殷郊离开病房，留下姬发的私人空间，离开时眼神不再受伤得空荡，往来的人群中他几乎目不斜视，冷冷地走在最前方。

姬发在那里躺了最后一个晚上，他用一整个夜来检查核对自己的记忆，在西岐的童年，与朝歌截然不同的日头和麦香；在朝歌的少年，接受秘密培养计划的残酷成长，所有那些血光、暴力、别离。他和殷郊，孩童的殷郊，青年的殷郊，天真的殷郊，放纵的殷郊……他生命里全部的殷郊。纵然再无法面对，姬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的事实是，现在眼前的殷郊，哪怕和他认识的殷郊长了同一张脸，却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而现在的这个世界，即使复刻了他全部的社会关系，生活背景，却也在逻辑上与他原有的世界大相径庭。姬发再度回忆起昏迷前的最后场景，足以撕裂水面的摆尾，剧痛的冲击，殷郊望向他的，最后那张不知所措的，懵懂的脸。或许是妖物没有彻底死去，让他进入了什么幻境，为的把他留在这里再也不能醒来，不管怎样，他得想办法回去，同时不能在这里过分引起怀疑。可殷郊，这个殷郊……姬发想着，抬手望向先前还充满湿润的指节，那里隐约还残留着殷郊穴内腥甜的气味。这个殷郊，他该怎么对他呢……

tbc

姬发哥哥，别犹豫直接上就好了呀嘿嘿.....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